

釋教圖書集成

中國禪宗
大全
④

中華書局 / 發行

兩岸叢書 A09

李 淼 編著

中國禪宗大全

第 4 冊

麗文文化公司

第四冊 目 錄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節語）·····	〔明〕 元來	（1393）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嚙言）·····	〔明〕 元賢	（1411）
五家宗旨纂要·····	〔清〕 三山來	（1436）
一臨濟宗·····		（1436）
二曹洞宗·····		（1464）
三潯仰宗·····		（1491）
四雲門宗·····		（1499）
五法眼宗·····		（1505）
普濟玉林國師語錄（節選）·····	〔清〕 通琇	（1515）
一示眾（選錄）·····		（1515）
二客問·····		（1521）
三工夫說·····		（1525）
爲霖道需語錄（節選）·····	〔清〕 道需	（1527）
一最後語序·····		（1527）
二餐香錄自序·····		（1529）
三四家頌古序·····		（1529）
四刻佛果圓悟禪師法語序·····		（1530）
五重刻天如禪師淨土或問序·····		（1531）
六旅泊幻跡·····		（1532）
七雲山法會錄·····		（1537）

八答客難	(1551)
御選語錄序	〔清〕雍正帝 (1553)
附：常用詞語簡釋	(1580)
第二輯 中國禪宗研究論著匯要	(1631)
論禪宗（三節）	馮友蘭 (1633)
論禪宗	(1634)
一、禪宗出現的歷史意義	(1639)
二、禪宗的“不道之道”	(1642)
三、禪宗的“無修之修”	(1650)
四、禪宗中的派別	(1653)
禪宗	(1664)
禪宗的方法	(1676)
禪宗	湯用彤 (1681)
禪宗	侯外廬 (1684)
一、北京的觀心論	(1688)
二、南宗的教義	(1695)
南北宗禪學的流行	呂 澂 (1752)
禪宗哲學思想略論	任繼愈 (1753)
一、早期禪宗的建立—菩提達摩和他的門徒	(1733)
二、從客觀唯心主義到主觀唯心主義—禪宗的正式 建立，慧能和他的學派	(1757)
三、禪宗哲學思想的評價	(1775)
瞬間永恆的最高境界（節選）	李澤厚 (1783)
禪宗大綱	黃懺華 (1800)

第一章	緒 論.....	(1800)
第二章	此宗之宗意.....	(1801)
第三章	此宗之行果.....	(1813)

博山和尚參禪警語（節選）

〔明〕元來

〔簡介〕

明代禪宗典籍。明無異元來撰，成正編。一卷。

此書為揭舉參禪中常犯毛病，指導參學人如何做工夫，發疑情，參公案的專書。中收“示初心做工夫警語”、“評古德垂示警語”、“示疑情發不起警語”、“示疑情發得起警語”、“示禪人參公案警語”、“示參禪偈十首”等內容。全書闡述直截簡當，義理精明，切中肯綮，被認為是禪門的“切要新書”，是參禪做工夫求大悟門的必讀書。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對此書評價甚高，在其論著中多所引用。

示初心做工夫警語

做工夫，最初要發個破生死的堅硬，看破世界身心，悉是假緣，無實主宰。若不發明本具地大理，則生死不破；生死心既不破，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却如何排遣？將此一念做個敲門瓦子，如坐在烈火焰中求出相似：亂行一步不停，停止一步不得，別生一念不得，望別人救不得！——當恁麼時，只須不顧

猛火，不顧生命，不望人救，不生別念，不肯暫止，往前直奔！奔得出，是好手！

做工夫，貴在起疑情。如：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去處。生死關竅不破，則疑情頓發，結在眉睫上，放亦不下，趁亦不去！忽朝撲破疑團，生死二字，是什麼閑傢具！古德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做工夫，把個“死”字貼在額頭上；將血肉身心如死去一般，只有要究明底這一念子現前。這一念子如倚天長劍，若觸其鋒者，了不可得；若洶滯磨鈍，則劍去久矣！

做工夫，最怕耽着靜境，使人困於枯寂，不覺不知。動靜人厭，靜境多不生厭。良以行人一向處乎喧鬧之場，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喜睡，安得自知耶？外道使身心斷滅，化為頑石，亦從靜境而入。良以歲久月深，枯之又枯，寂之又寂，墮於無知，與木石何異？吾人或處於靜境，只要發明衣綫下一段大事，不知在靜境始得；於大事求其靜相了不可得，斯為得也。

做工夫，要中正勁挺，不近人情。苟循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做不上，日久月深，則隨流俗阿師無疑也！做工夫人，抬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千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團——可謂攪混世界。疑團不破，誓不休心！此為工夫緊要。何謂“攪混世界”？無量劫來，本具的大理，沉沉寂寂，未曾動着，要在當人抖擻精神，天旋地轉，自有波翻浪涌一段受用！

做工夫，不怕死不得活，只怕活不得死。如與疑情廝結在一處，動境不待遣而自遣，安心不待淨而自淨；六根門頭，自然虛豁豁地，點着即到，呼着即應——何愁不活耶？工夫做得

上，如挑千斤擔子，放亦不下；如覓要緊的失物相似，若覓不着，誓不休心！其中但不可生執、生着、生計；執成病，着成魔，計成外。果得一心一意，如覓失物相似，則三種泮然沒交涉——所謂“生心動念，即乖法體”矣！

做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貓捕鼠相似。古所謂：“不斬黎奴誓不休！”不然，則坐在鬼窟裏，昏昏沉沉，過了一生，有何所益？貓捕鼠，睜開兩眼，四腳撐撐，只要拿鼠到口始得；縱有鷄犬在旁，亦不暇顧！參學者亦復如是，只是憤然要明此理，從入境交錯於前，亦不暇顧！倘有別念，非但鼠，兼走却貓兒！

做工夫，一日要見一日工夫。若因因循循，百劫千生，未有了的日子！博山當時，插一枝香，見香了便云：“工夫如前，無有損益，一日幾枝香耶！一年若干許香耶！”又云：“光景易過，時不待人；大事未明，何日得了！”由是痛惜，更加策勵。

做工夫，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從一一領略得過，與自己沒交涉！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大火聚，近之不得，觸之不得，何況坐卧其中耶？更於其間分大分小，論上論下，不喪身失命者幾希！……

做工夫，不得沾着世法。佛法中尚沾着一點也不得，何況世法耶？若真正話頭現前，——履冰不見寒，踏火不見熱，荊棘林中橫身直過，不見有掛礙——始可在世法中橫行直撞！不然，被境緣轉將去，欲得工夫成一片，驢年也未夢見在！做工夫人，不少可文逐句記言記語，不但無益，與工夫作障礙，真實功夫返成緣慮，欲得心行絕處，豈可得乎？

做功夫，最怕比量。將心湊泊，與道轉遠；做到彌勒下生去，管取沒交涉！若是疑情頓發的漢子，畱塞虛空，不知有虛空名字；如坐銀山鐵壁之中，只要得個活路！若不得個活路，如

何得安穩去？但那麼做去，時節到來，自有個倒斷。近時有等邪師，教學者“不在工夫上。”又云：“古人未嘗做工夫。”此語最毒，迷悟後生，入地獄如箭射！大義禪師坐禪銘云：“切莫信道不須參，古聖孜孜為指南。雖然舊闢閑田地，一度贏來得也未？”若不須參，便云“得理”，此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此輩名為可憐憫者，蓋自己不曾參究，或見古人一問一答便領悟去，遂將識情解將去，便誑妄於人！或得一場熱病，叫苦連天，生平解的用不着；或到臨命終時，如螃蟹入湯鍋，手忙腳亂，悔之何及？黃檗禪師云：“塵勞回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此語最親切——若將此偈時時警策，工夫自然做得上；如百里程途，行一步則少一步；不行，只住在這裏，縱說得鄉里事業了了明明，終不到家，當得什麼邊事？

做工夫，最要緊的是個“切”字。“切”字最有力，不切則懈怠生；懈怠生則放逸縱意，靡所不至。若用心真切，放逸、懈怠，何由得生？當知“切”之一字，不愁不到古人田地，不愁生死心不破；捨此“切”字，別求佛法，皆是癡狂外邊走，豈可與做工夫同日而語耶？“切”之一字，豈但離過，當下起善、惡、無記三性：一句話頭，用心甚切，則不思善；用心甚切，則不思惡；用心甚切，則不落無記——話頭切，無掉舉；話頭切，無昏沉；話頭切，則不落無記。“切”之一字，是最親切句；用心親切，則無間隙，故魔不能入；用心親切，不生鬥度、有無等，則不落外道。做工夫人，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謂話頭現前，疑情不破，尚不知有身心，何況行坐耶？

做工夫，最怕思惟。做詩、做偈、做文賦等——詩偈成，則名詩僧；文賦工，則成文字僧，與參禪沒交涉。凡遇着逆順境緣、動人念處，便當覺破，提前話頭，不隨境緣轉始得。或云：

“不打緊”這三個字最是誤人，學者不可不審！做工夫人，多怕落空。話頭現前，那得空去？只此怕落空的，便空不去，何況話頭現前耶？

做工夫，疑情不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毫釐失念，則喪身失命；如疑情不破，則大理不明；一口氣不來，又是一生被中蘊牽引，未免隨業識去，改頭換面，不覺不知！由此則疑上更添個疑，提前話頭，不明，決定要明！不破，決定要破！譬如捉賊，須是見賊識得！

做工夫，不得將心待悟。如人行路，住在路上待到家，終不到家，只須行到家——若將心待悟，終不悟，只須逼拶令悟。若大悟時，如蓮花忽開，如大夢忽覺！良以夢不待覺，睡熟時自覺；花不待開，時節到自開；悟不待悟，因緣會合時自悟。余云：“因緣會合時，貴在話頭真切，逼拶令悟，非待悟也。”又，悟時如披雲見天而廓落無依，天旋地轉，又是一番境界。

做工夫，要緊，要正，要綿密，要融豁。何謂“緊”？人命在呼吸，大事未明，一口氣不來，前路茫茫，未知何往，不得不緊。古德云：“如麻繩着水，一步緊一步。”何謂“正”？學人須具擇法眼，三千七百祖師，大有樣子；若毫釐有差，則入邪徑。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何謂“綿密”？眉毛與虛空厮結，針扎不入，水灑不濕，不容有毫釐間隙；若有毫釐間隙，則魔乘隙而入。古德云：“一時不在，如同死人！”何謂“融豁”？世界闊一丈，則古鏡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則火爐闊一丈；決不拘執，住在一處，捉定死蛇頭；亦不擊墜在兩頭，莽莽蕩蕩。古德云：“圓同太虛，無欠無余。”真到融豁處，則內不見有身心，外不見有世界，始得個頭。“緊”而不“正”，則枉用工夫；“正”而不“緊”，則不能入。既入，須要綿密，始得相應；既相應，須要融豁，方為化鏡。

做工夫，着不得一毫別念。行、住、坐、卧，單單只提個本參話頭，發起疑情，憤然要討個下落。若有絲毫別念，古德所謂“雜毒入心”，豈但傷身命，且傷乎慧命，學者不可不謹！余云：“別念”，非但世間法，除究心之外，佛法中一切好事，悉名“別念”；又豈但佛法中事，於心體上，取之捨之，執之化之，悉“別念”矣！做工夫人，多云：“做不上。”即此“做不上”便做去；如人不識路，便好尋路；不可云尋不着路，便休矣。如尋着路的，貴在行，直至到家可爾，不得站在路上；不行，終無到家日子。

做工夫，做到無可用心處，萬仞懸崖處，水窮山盡處，羅紋結角處，如老鼠入牛角，自有倒斷也。做工夫，最怕一個伶俐心；伶俐心為之藥忌，犯着些毫，雖真藥現前，不能救耳！若真是個參禪漢，眼如盲，耳如聾，心念才起時，如撞着銀山鐵壁相似。如此，則工夫始得相應耳。工夫做的真切，將身心與世界煉得如鐵橛子相似，只待渠爆得斷、卒得折，更要撮得聚始得。

做工夫，不怕錯只怕不知非，縱然行在錯處，若肯一念知非，便是成佛作祖的基本、出生死的要路、破魔網的利器也。釋迦大師於外道法一一證過，只是不坐在窠臼裏，將“知非便捨”四個字，從凡夫直到大聖地位。此意豈但出世法？在世法中，有失念處，只消個“知生便捨”便做得一個淨白的好人。若抱定錯處，硬是不肯“知非”，縱是活佛現前，救他不得！

做工夫，不可避喧向寂，瞑目合眼，坐在鬼窟裏作活計。古所謂“黑下山坐，死水裏浸！”濟得什麼邊事？直須在境緣上做得去，始是得力處。一句話頭，頓在眉睫上，行裏、坐裏、着衣、吃飯裏，迎賓、待客裏，只要明這一句話頭落處，一朝洗面時摸着鼻孔，原來太近，使得個省力。

做工夫，最怕認識神為佛事。或揚眉瞬目，搖頭轉腦，將謂有多少奇特！若把識神當事，做外道奴也不得；做工夫，正要心行處滅，切不可將心湊泊，思惟問答機緣等。洞山云：“體妙失宗，機昧終始。”便不堪共語也！若大理徹時，一一三昧從自心中流出，思惟造作，何啻霄壤也！工夫不怕做不上，做不上要做上，便是工夫。古德云：“無門，解脫之門；無意，解脫之意。”貴在體悉個人處。若做不上便打退鼓，縱百劫千生，其奈爾何？疑情發得起、放不下，便是上路。將“生死”二字貼在頭上，如猛虎起來，若不直走到家，必喪身失命，猶可住腳耶？

做工夫，只在一則公案上用心，不可一切公案上作解會。縱能解得，終是“解”非“悟”耶！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到。”圓覺經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得。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大凡穿鑿公案者，須皮下有血，識得慚愧始得。做工夫，提起話頭，只是知疑情打不破，必竟無第二念，決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工夫不可須臾間斷，可間斷，非工夫也。真正參究人，如火燒眉毛上，又如救頭然，何暇為他事動念耶？古德云：“如一人與萬人敵，覲面那容眨眼看？”此語做工夫最要，不可不知！

做工夫，自己打未徹，只可辨自己事，不可教人。如人未到京城，便為他人說京城中事非但瞞人，亦自瞞耳！

做工夫，曉夕不敢自怠。如慈明大師，夜欲將睡，用引錐刺之。又云：“古人為道，不食不寢，余又何人耶？”……工夫或得輕安，或有省發，不可便為悟也。博山當時者船子和子尚“沒踪跡”句，一日因閱《傳燈》，見趙州囑僧云：“三千里外逢人始得！”不覺打朱布袋，如放下千斤擔子。自謂大悟，遽見寶

方，如方木逗圓逗孔，始具慚愧。若悟後不見大善知識，縱得安逸，終是未了。寶方勉余偈云：“空拶空知功莫大，有追有也德猶微。謗也迦葉安生理，得便宜處失便宜！”此是百尺竿頭進步句，衲僧不可不審！……

做工夫，不得做道理會。但硬硬參去，始發得起疑情；若作道理會，只是乾爆爆的，彼以非為是，便不能發疑，又不但不起疑，即以彼物為此物，以此物為彼物，如此謬解，若不開器親見一回，則終其身而不可辨也！

做工夫，不可作“無事”會，但憤然要明此理；若作無事會，一生只是個無事人，衣綫下一件大事終是不了；如人覓失物相似，若覓着便置在無事甲裏，無有覓意，縱然失物現前，亦當面錯過，蓋無覓物意耳！

做工夫，不可作擊石火電光會；若光影門頭，瞥有瞥無，濟得甚事？要得親履實踐、親見一回始得！若真真得意，如青天白日之下見親生父母相似，世間之事更無過者。

做工夫，不得向意根下卜度。思惟卜度，使工夫不得成片，不能發起疑情。“思惟卜度，使工夫不得成片，不能發起疑情。”“思惟卜度”四個字，障正信，障正行，兼障道眼，學者於彼，如生冤家相似，乃可耳！

做工夫，不得向舉起處承當。若承當，正所謂“顛顛錯錯”，與參究便不相應——直須發起疑情、打教徹，無承當處，亦無承當者，如空中樓閣，七通八達；不然，認賊為子，認奴作郎！古德云：“莫將驢鞍喚作阿爺下頷！”斯之謂也。

做工夫，不得求人說破。若說破，終是別人的，與自己沒相干；如人問路到長安，但可指路，不可更向長安事——彼一一說明長安事，終是彼見的，非問路者親見也。若不力行，便求人說破，亦復如是。

做工夫，不只是念公案。念來念去，有甚麼交涉？念到彌勒出世時亦沒有交涉！何不念“阿彌陀佛”，更有利益。不但教不必念，不妨一一舉起話頭，如看“無”字，便就“無”上起疑情；如看“柏樹子”，便就“柏樹子”起疑情；如看“一歸何處”，便就“一歸何處”起疑情——疑情發得起，盡十方世界是一個疑團，不和在有父母底身心；通身是個疑團，不知有十方世界；非內非外，滾成一團，只待彼如桶箍自爆，再見善知識，不待開口，則大事了畢，始撫掌大笑。回顧念公案，大似鸚鵡學語，亦何預哉！

做工夫，不可須臾失正念。若失了參究一念，心流入異端，往往不返。如人靜坐，只喜澄澄湛湛、純情絕點為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墮在湛澄中；或認定一個能講、能談、能動、能靜為佛事，此喚作“失正念”，認識神；或將妄心遏捺，令妄心不起為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將妄心遏捺妄心，如石壓草，又如剝芭蕉葉，剝一重又一重，終無了的日子；或觀想身心如虛空，不起念如牆壁，此喚作“失正念”。玄沙云：“便擬心斂念、攝事歸空，即是落空亡外道、魂不散死人！”總而言之，皆失正念故！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更要撲得破。若撲不破時，當確實正念，發大勇猛，“切”中更加個“切”字始得。徑山云：“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躁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人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恥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

示疑情發不起警語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斂尋行數墨，檢討文字，廣求知解，將佛祖言教一串穿却，都作一個印子印定。才舉起一則公案，便作道理會去，於本參話頭上不能發起疑情，逢人難何着則不喜。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或隨聲應答、豎指擎拳、引筆疾書、偈頌開示，使人參究，亦有趣味，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疑情發不起，皆是識心使然。若肯一念知非，全身放下，見善知識求個入路則可；不然，生滅心勝，久之，則成魔着，殆不可救！

.....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情識妄想心遏捺，令妄心不起；到無起處，則澄澄湛湛，純清絕點，此識心根源終不能破；於澄湛絕點處，都做個工夫理會；才遇人點着痛處，如水上捺葫蘆相似。此是生滅心，非禪也。蓋為最初不肯參話頭，起疑情，縱遏捺得身心不起，如石壓草；若死得識心成斷絕去，正是落空亡外道；若斷滅不去，逢境緣時，即引起識心，於澄湛絕點處，便作聖解，自謂得大悟門——縱則成狂，着則成魔，於世法中狂妄無知，便起深孽，退人信心，障菩提道。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身心器界，悉皆空去，空到無管帶處，無依倚處，不見有身心，不見有世界，非內非外，總是一空，謂“空”便是“禪”，謂“空”得去便是“佛”——行也是空，坐也是空，空來空去，行、住、坐、卧，如在虛空中行。此是生滅心，非禪也。不着，則成頑空，冥然無知；着則成魔，自謂大有悟門。殊不知，與參禪總沒有交涉。若真是個參禪漢，發起疑情，一句話頭，如倚天長劍，觸其鋒者，即喪身失命！若

不如是，直饒得一念不起時，只喚作了“空無所知”，非究竟也。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遂將識心揣摩，把古人公案胡亂穿鑿去，謂是“全提”，謂是“半提”，謂是“向上”，謂是“向下”，是“君”是“臣”，是“兼帶語”，是“平實語”，自謂見解人所不及，縱一一說得道理，與古人一口吐氣，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殊不知，古人一語一言，如嚼綿絮團，使人吞不下、吐不出，豈肯與人生出幾多解路，引起人識心耶？若疑情發得起，全身拶入去，此解路識心，不待你死去，自然貼貼地！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將身心看破，純是假緣，其中自有一物往來，能動能靜，無形無相，於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散則遍周沙界，收則不立纖塵。向這裏一認認定，不肯起疑情，不肯參究，便謂了事人。此是生滅心，非禪也。殊不知，生死心不破，將此等為快意，正是弄識神；一朝眼光落地，便作不得主，隨識神索引去。隨業受報去。若善業多，則生在人間天上，到四相互衰逼將來，便謂“佛法無靈驗！”由此夸法，墮在地獄、餓鬼道中，出得頭來，知是幾多劫數！以此觀之，參禪全要見人，若自作主宰，總用不着。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認定個眼能見、耳能聞、舌能譚、鼻能嗅、手能執着、脚能運奔，是自己一靈真性，向這裏度量，謂是悟門。逢人則瞪眼側耳，手指脚踢，以為佛法，此是生滅心，非禪也。古人喚作如發癩病相似！又云：“在曲錄床上弄鬼眼皮相似！”此來弄去，弄到四大分散時，則弄不去！更有一等惡見，以此為“奇特”，遞代相傳，受人供養，無慚無愧，逢人問法，則大喝一聲，大笑一場。殊不知，從來未曾參究，命根未斷，縱行善事，都是魔業，非究竟也。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做有為功行，或做解脫，或行苦行，冬不爐、夏不扇，人來乞衣，便全身脫去，甘心凍死，謂

之“解脫”；人來乞食，便自己不食，甘心餓死，謂之“解脫”。更有種種，不可具說，總而論之，皆是勝心所使，狂惑無知！從無知者，謂是“活佛”，謂是“菩薩”，盡其形命，承事供養。殊不知，佛戒中謂：“惡律儀業”，雖是持戒，步步結罪。又有一等，燒身燃臂，禮佛求懺，謂之“功課”，於世法中亦是好事，參禪分中，當得什麼事？古德云：“切莫向他機境上求！”謂：禮佛是機境，求禪是機境，佛法中一切好事悉機境也。不是教你不行此一切善事，但用心一處，此一切善事悉能助發，滋培善根，他日道眼忽開，燒香、掃地，皆佛法也！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便欲散淡去，便欲活潑去，逢人則自歌自舞，自歡自樂，或水邊林下，吟咏笑談；或市井街坊，橫行直撞，自謂是個了事人，見善知識開叢林、立規矩，或坐禪、或念佛、或行一切善事，則撫掌大笑，生輕慢心、謗瀆心，自不能行道，障人開叢林；自不能說法，障人說法——凡有善知識出世，設幾個難問，向人天眾前，多答一句，多問一句，喝一聲，打一掌，善知識見彼做鬼戲相似，或不理會，他便向人道：“某善知識不會這個道理！”苦哉！苦哉！此是生滅心，久之，則攝入魔道，造無窮深孽，受魔福盡，墮無間獄。雖是善因，而招惡果，悲矣！

做工夫，疑情發不起，覺得同眾人動止不便，太拘束，太煩紊，便欲向深山無人處住靜去，或向一間房屋裏住靜去。初則硬作主宰，閉目凝心，跏趺錄合掌，硬硬做去，或一年、二年，一月、兩月，不見下落。又有一等，坐得兩三日，便坐不住，或看書，或散淡，或做偈、做詩，或閉門打睡，外現威儀，內成流欲。更有一等惡少年，不識廉耻，不信因果，潛行貪欲，逢人則恣口肆意，狂誑無知，自言“我曾見善知識來”，“我得上人法來”，使無知者信受，與彼通好，或結為道友，或招為徒